

此山中 鄧達智 原來不少人對毛筆紙墨心存恐懼，敬而遠之。於中央圖書館羅澄波校長「習書遊藝正己修身」書法開幕式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致開幕詞時，透露心聲指出元朗童年，上課寫毛筆字在昔經歷，也分享了曾經清華大學上課四週期間，參加課餘書法班，老師每次上堂指定只習一字：一。

豈止書法羅澄波 八個字，型格寬宏，字字鏗鏘，想他謙虛，實際絕對不似他口中的字體。 羅澄波校長書法展進場處，工作人員要求嘉賓留名，雙手遞上沾飽墨水的毛筆，接過筆來那右手靜止在半空好幾十秒，如何是好？ 想起廣州一夥共茶寫字朋友指點：隨心所欲下筆，閣下落筆設計不下三十年，早已練就一套自我模式，是真是醜已成風格……緊張心情放下，落筆不帶姓，純名二字。



▲周三、二月十七日，羅澄波校長於中央圖書館個人書法展開幕，即席揮毫。

▲羅澄波校長於中央圖書館個人書法展開幕，即席揮毫。 杜鵑花 葉曉文在《尋花——香港原生植物手札》一書中，便曾指出，在跑馬地、馬鞍山、八仙嶺和大嶼山，都有香港原生種的杜鵑花，花期是一到四月。她說：「要看杜鵑，當然要去馬鞍山。香港共有六種野杜鵑，南華杜鵑和羊角杜鵑，你能在馬鞍山的吊手岩及牛押山一帶，看到這六個品種在三、四月間輪流吐艷。」

是之遠去 雙城記 何冀平 《作家文摘》邀我寫一篇文章，紀念于月底。轉眼于之已經去世三年。前日上班的時候，一輛普通的黑色長車準時開進北京人藝的大門，于之來向他一生心繫的劇院做最後的道別。于之去世，沒有追悼會，沒有遺體告別，他的老伴李曼宜只要求于之的靈柩在劇院裡走一圈。這一天，人們自動聚集，來送別的前國務院副總理、老一輩藝術家、現今輝煌有名的明星，頂著寒風，默默站在首都劇場門前，送于之先生最後一程。

直向西而去，向一個他可以「說話」的地方駛去。他患病初期是語言混亂，漸漸失去語言功能直至去世，一個以說話為主要表演方式的演員不能說話，是多麼大的痛苦。 第一次見于之我還是校學生，因為家在香港，文革之後，我每年暑假都在香港度過。那時候可沒有個人遊，能去香港的人很少，能停留居住的更少，走在大街上聽不到一個人講普通話，我說起普通話，人們都以為我是從台灣來的。那會的香港，在內地民眾心裡神祕又新奇。內地對香港所知甚少，我想寫一個描述香港的劇本。人藝聽了我的想法很有興趣，叫我去談談。八月，走進北京人藝首都劇場後面的辦公樓，寬敞的走廊，高高的屋頂，暑氣頓消，可因為緊張，我的手心在出汗。推開會議室的門，只見人藝的幾大巨頭都在場。

留戀不捨的一切。小車緩緩駛過，于之的葬禮以靈車在首都劇場繞場一周的形式低調結束。車子開出大門，一個領導——劇本組組長。

隨想國 興國 讀中學時的音樂課，雖然教音樂的老師說我五音不全，但我還是很用心去唱歌的。最記得老師教的歌曲之一，到如今還可以輕易上口的，是「淡淡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，杜鵑花開在小溪旁，多麼美麗啊……」在台灣讀大學時，校園裡一到三月，杜鵑花就盛開在大王椰樹下的草叢上，真是多麼美麗啊。

杜鵑花 葉曉文在《尋花——香港原生植物手札》一書中，便曾指出，在跑馬地、馬鞍山、八仙嶺和大嶼山，都有香港原生種的杜鵑花，花期是一到四月。她說：「要看杜鵑，當然要去馬鞍山。香港共有六種野杜鵑，南華杜鵑和羊角杜鵑，你能在馬鞍山的吊手岩及牛押山一帶，看到這六個品種在三、四月間輪流吐艷。」

當時買錶有兩大困難。一是錢的問題，二是票的問題。 我月薪36元，上海錶120元一塊，北京錶110元，天津錶也好像是110元。我三個月工資加一塊，即使不吃不喝也買不來一塊錶。父母都是農民，不僅幫不了我一文，還月月盼我寄錢回去補貼家用。這就是說，要指望自己攢錢去買錶，那可真要等到猴年馬月了。 當時上海錶在國產錶中是最好的，緊俏得很，買它要憑票。那個票，官稱「購貨券」，俗稱「工分」，至於為何叫「工分」，我至今也沒能弄明白。那個東西發得很少，而購買工業日用品，很多都要憑它，所以它就異常金貴。 為了破解這兩大難題，策略上先揀主要矛盾盾手。主要矛盾當然是錢的問題。也不知誰的發明創造，民間有個叫「來會」的辦法，當時師傅們就是用這個辦法幫我把錢湊齊的。他們幾經努力，好不容易幫我湊了11個同事，連我一起12個人，組成一個「會」，每人每月從工資中拿出10元錢來，交給「會」中一人。得錢的那個月叫「得會」，而「得會」的順序是由抓圖確定的。一年十二個月，月月都有人「得會」。 這樣，「得會」的那個人當月就可以買上手錶了。我「得會」的時間是夏天，剛好休探親假。我就藉路過武漢的機會，在漢口中心百貨商店買了一塊當時不要票的北京牌手錶，解決了「轉」。 再說第二「轉」——自行車。記憶中，「三轉」裡這一「轉」是最難弄的。當時只有上海、天津才生產自行車，牌子分別為「永久」、「鳳凰」和「飛鴿」，而外地老百姓要想買到它，不比登天更容易。就是近水樓台的上海人、天津人，都要事先登記排隊，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才可輪到，即使輪到了，還限購。因此，當年擁有一輛嶄新的「永久」、「鳳凰」，或者「飛鴿」，比今天坐奔馳開寶馬還要風光。

媳婦工作的地方距市區30多公里，那裡荒涼得「鬼不生蛋」，連的士都不去，僅有的一路公共汽晚5點收班，倘若誤了車，那就休想回家。媳婦說，她沒那天是心不慌的。當然，即使天天趕趟，野外候車，嚴寒酷暑，雨雪風霜，那滋味也不好受。想着別人的孩子在咱這個平民之家為媳，不僅要擔負養家餬口的責任，還要受這些洋罪，我這個當父親的心裡就老大不忍。我也有女兒嫁在他人家，將心比心，是不是該考慮幫孩子買台車了？ 一回到家裡能買小車了，心中不禁一動，忽然想起當年的「三轉一響」來。 四十年前，你要討個老婆，人家首先要問有沒有「三轉一響」？如果沒有，幾時會有？倘若連這個都答不上來，那就對不起了，「老婆」就歸了別人。 當年，為了解決這個「老婆」歸別人不歸自己的問題，人們就得鑽天打洞，千方百計去搞那個「三轉一響」。 記得我弄它時，誇張一點說，就相當於打了一場「人民戰爭」。因為沒有任何背景，個人能力也極為有限，因此，我諸事就得依靠親友，包括車間的師傅們，搞「三轉一響」就得更仰仗他們了。 先說第一「轉」——手錶。故鄉舊時有句話，「欠着急，就討小；欠背時，去買錶」。意思很明白，玩手錶無異於當敗家子。可是，手錶又是「面子工程」，它是一個人，乃至一個家庭富裕的象徵。因此，包括我在內，很多人都不得不「解放思想」，打腫臉充胖子去買錶。

小汽車與「三轉一響」 媳婦工作的地方距市區30多公里，那裡荒涼得「鬼不生蛋」，連的士都不去，僅有的一路公共汽晚5點收班，倘若誤了車，那就休想回家。媳婦說，她沒那天是心不慌的。當然，即使天天趕趟，野外候車，嚴寒酷暑，雨雪風霜，那滋味也不好受。想着別人的孩子在咱這個平民之家為媳，不僅要擔負養家餬口的責任，還要受這些洋罪，我這個當父親的心裡就老大不忍。我也有女兒嫁在他人家，將心比心，是不是該考慮幫孩子買台車了？ 一回到家裡能買小車了，心中不禁一動，忽然想起當年的「三轉一響」來。 四十年前，你要討個老婆，人家首先要問有沒有「三轉一響」？如果沒有，幾時會有？倘若連這個都答不上來，那就對不起了，「老婆」就歸了別人。 當年，為了解決這個「老婆」歸別人不歸自己的問題，人們就得鑽天打洞，千方百計去搞那個「三轉一響」。 記得我弄它時，誇張一點說，就相當於打了一場「人民戰爭」。因為沒有任何背景，個人能力也極為有限，因此，我諸事就得依靠親友，包括車間的師傅們，搞「三轉一響」就得更仰仗他們了。 先說第一「轉」——手錶。故鄉舊時有句話，「欠着急，就討小；欠背時，去買錶」。意思很明白，玩手錶無異於當敗家子。可是，手錶又是「面子工程」，它是一個人，乃至一個家庭富裕的象徵。因此，包括我在內，很多人都不得不「解放思想」，打腫臉充胖子去買錶。

演藝影 小蝶 香港戲劇協會為了令香港舞台劇獎的評審制度更加完善，於去年七月召開一個評審諮詢會。幹事會在聽取意見後，反覆討論及檢討評審制度，在二零一六年開始改革沿用多年的評審制度。 最主要的革新是公開招募評審員。我手頭上有一份是二零一一年評審委員名單，五十多名評審員的組成包括個人評審員和團體評審員。前者大約佔五十多人，當中有八名是香港戲劇協會的幹事，是當然委員；至於另外的三十多名個人評審員則是由劇團邀請出任的嘉賓評審。十多名團體評審員則是由來自十多個演藝機構派出的代表，包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、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、香港藝術發展局等。 由今年開始，所有評審委員由當然當選、邀請和團體委派成自行申請。早在去年十月，劇協已經公開招聘評審員。換句話說，任何劇團工作者，只要有興趣而又符合原則的資格，願意遞交詳細履歷以供審批，即可申請。劇協委派六位資深戲劇人組成評審甄選委員會，委員包括香港戲劇協會會長鍾景文、劇協副會長陳國治、香港舞台劇界資深人士等。

舞台劇獎新評審委員 香港戲劇協會為了令香港舞台劇獎的評審制度更加完善，於去年七月召開一個評審諮詢會。幹事會在聽取意見後，反覆討論及檢討評審制度，在二零一六年開始改革沿用多年的評審制度。 最主要的革新是公開招募評審員。我手頭上有一份是二零一一年評審委員名單，五十多名評審員的組成包括個人評審員和團體評審員。前者大約佔五十多人，當中有八名是香港戲劇協會的幹事，是當然委員；至於另外的三十多名個人評審員則是由劇團邀請出任的嘉賓評審。十多名團體評審員則是由來自十多個演藝機構派出的代表，包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、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、香港藝術發展局等。 由今年開始，所有評審委員由當然當選、邀請和團體委派成自行申請。早在去年十月，劇協已經公開招聘評審員。換句話說，任何劇團工作者，只要有興趣而又符合原則的資格，願意遞交詳細履歷以供審批，即可申請。劇協委派六位資深戲劇人組成評審甄選委員會，委員包括香港戲劇協會會長鍾景文、劇協副會長陳國治、香港舞台劇界資深人士等。

動漫本能 誰說喜劇只說普通話？社會地域文化政治均在影響喜劇與悲劇。 人類的笑透露了很多壓抑與秘密。 是周星爺電影在內地賣個滿堂紅，老幼咸宜，不在內裡有成人笑話，或高度智慧的幽默，而是把社會問題化作身體本能。 暴發戶都市，說誇張便見大疊銀紙往人身上擡，一隻鑽錶萬人空巷，拜金主義叫人跪地撼頭，名利色權赤裸得令人衣不蔽體，再掩飾只會惹來爆笑。這在春節的繁文縟節裡是多麼暢快，解除了已經不能遮掩的慾望，這些慾望基本得只有呼吸、吃喝、肉慾、霸權、暴力，不理其他人或物種的死活。 這回本能動漫化，星爺也深明要在基調中注入清水、新鮮空氣、浪漫、夢想與愛情。多麼清純的女演員都有盡情發揮喜劇演技的機會，包括在醜態的表現與裝扮中流露氣質（電影讓人懷念《喜劇之王》裡的張柏芝）。真正帶來釋放的還不是大自然的風景與環保訊息，而是星爺擅長的「網性邏輯」。他說故事，常常打破直線的思維，把順理成章的期待向橫亂掃，於是天鴿遇上街鴿，理性變成直覺，現代返祖，聖凡不分。什麼都有可能，反本質敘事，帶點久在單理論述裡生活的可能，多麼大的自由！

新加坡賭場生意走下坡 最近新加坡走了一趟，發覺兩個賭場的豪客已大大減少了。濱海灣金沙(Marina Bay Sands)裡面的奢侈品商店也像香港一樣，大拍馬鹿。中國反腐的力度，已經傳遍到新加坡，新加坡兩個賭場的盈利明顯下跌，聖淘沙名勝世界賭場去年第三季年收入狂跌了百分之二十。中國鄰近的國家，紛紛開設賭場，目標就是搶奪中國遊客和豪客。新加坡也貨真價實，一樣跟着美元走，香港無運，新加坡也一命連。 不過，新加坡從來沒有發生過驅逐中國遊客的事件，所以，新加坡的酒店價格，仍然擠擁着中國的遊客。原來，新加坡的酒店價格，比香港便宜得多，食物的價格，也比香港便宜。中國遊客認為，如果連續度假五天，在新加坡遊玩支出可減少三分之一以上。大約十元在新加坡遊玩，食一頓海鮮餐，大約為港幣二十多元，若果在香港吃同樣的菜式，就要五元左右。香港作為一個旅遊城市，劣勢已經明顯暴露出來了，地產商人在最好景的時候，賺盡了最後一分錢，不斷提高商業店舖的租金，結果是殺雞取卵。 最低工資制度設立了年年加薪的模式，已經產生了副作用，老闆盡量少用人，提高職工的勞動強度，飲食業和零售業職工因為有最低工資的保障，工作求其其，服務態度下降，被老闆講幾句，立即辭職跳槽，連老闆也能預先感覺到，這樣延續下去，香港的旅遊業一定「死梗」。 在新加坡，如果想像晚上浦吧，魚尾獅碼頭一帶，長達兩英里的海濱長廊，盡是夜生活的瀟灑。海濱長廊連綿兩英里，都是酒吧、餐廳和茶座，約莫有幾百家，坐滿了遊客。在一個酒吧裡，有藝人演唱，有一些酒吧前門大跳及的肚皮舞，熱鬧非凡。這一條夜生活的金光大道靠近海邊，霓虹燈五光十色，極盡奢華。海濱大道還開闢了小型的運河，小艇穿梭，頗有威尼斯的風味。有人說，新加坡要做什麼事情，立即做得到，旅遊業的競爭力，遠比香港好。這有兩個原因，第一，新加坡的公務員的素質和辦事認真，比香港好。第二，新加坡從沒有政黨的互相內耗，政府想做什麼，立即可以推行。香港從董建華時代就說要建設海濱長廊，要讓香港市民享受美麗的海濱景色，十八年過去了，這樣的海濱長廊還沒有建設成。人家的海濱長廊都種上了大樹，白天也可以遊玩，有一些地方太陽太曬了，建起玻璃天幕，連下雨天也可以保持酒吧街正常營業。香港則不同，現在正在提倡流動食物車，只有六部，設計清冷，零星落落，怎麼能夠吸引遊客。論官員的想像力和設計能力，已經遠遠落後在新加坡的後面。

百家廊 張衍榮 媳婦工作的地方距市區30多公里，那裡荒涼得「鬼不生蛋」，連的士都不去，僅有的一路公共汽晚5點收班，倘若誤了車，那就休想回家。媳婦說，她沒那天是心不慌的。當然，即使天天趕趟，野外候車，嚴寒酷暑，雨雪風霜，那滋味也不好受。想着別人的孩子在咱這個平民之家為媳，不僅要擔負養家餬口的責任，還要受這些洋罪，我這個當父親的心裡就老大不忍。我也有女兒嫁在他人家，將心比心，是不是該考慮幫孩子買台車了？ 一回到家裡能買小車了，心中不禁一動，忽然想起當年的「三轉一響」來。 四十年前，你要討個老婆，人家首先要問有沒有「三轉一響」？如果沒有，幾時會有？倘若連這個都答不上來，那就對不起了，「老婆」就歸了別人。 當年，為了解決這個「老婆」歸別人不歸自己的問題，人們就得鑽天打洞，千方百計去搞那個「三轉一響」。 記得我弄它時，誇張一點說，就相當於打了一場「人民戰爭」。因為沒有任何背景，個人能力也極為有限，因此，我諸事就得依靠親友，包括車間的師傅們，搞「三轉一響」就得更仰仗他們了。 先說第一「轉」——手錶。故鄉舊時有句話，「欠着急，就討小；欠背時，去買錶」。意思很明白，玩手錶無異於當敗家子。可是，手錶又是「面子工程」，它是一個人，乃至一個家庭富裕的象徵。因此，包括我在內，很多人都不得不「解放思想」，打腫臉充胖子去買錶。